

# 出国感悟

丽彬/编

CHUQUO GUANWU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 我们生活在国外



# 出国感悟

——我们生活在国外

丽彬 编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 目 录

### 第一章 风风火火闯世界

中国绅士·····	( 3 )
澳洲见闻录·····	( 8 )
别力金的中国情结·····	(16)
我见到了一个只穿裤衩的美国·····	(20)
人不如狗·····	(31)
身在异乡看游客·····	(35)
东京人·····	(37)
我学英语趣事多·····	(41)
布里斯班的个体服务·····	(43)
在美国乘公共汽车·····	(47)
在美国的上海三代女性·····	(50)
悉尼来信·····	(60)
在日本逛跳蚤市场·····	(67)
在美国不会用广告·····	(73)
住·生计·····	(75)
尼日利亚来的“侠客”·····	(85)
美国校园幽默·····	(88)

凯西的故事·····	(91)
与英国穷人为伍·····	(94)
一波三折考驾照·····	(100)

## 第二章 天涯何处是我家

在加拿大做妈妈·····	(109)
在美国亲历保姆人生·····	(111)
我的中国胃·····	(114)
搬家·····	(123)
在美国过年·····	(132)
我的法国“母鸡婆婆”·····	(137)
嫁到日本后·····	(140)
“美国梦”·····	(144)
搬了五次家·····	(148)
红烧“化学”鲤鱼·····	(156)
他娶了蓝眼睛·····	(161)
给别人的孩子做妈咪·····	(168)

## 第三章 月落乌啼霜满天

我们为什么来美国·····	(179)
中国人的美国情结·····	(184)
家在康奈斯·····	(190)
在汉堡的日子·····	(194)
打开“天堂之国”的三扇门·····	(198)

去法国“洋插队” .....	(203)
我的家庭教师 .....	(210)
在美国寻找“上海滩” .....	(218)
我的美国签证 .....	(223)
美国人的幽默 .....	(228)
美国的金钱与性文化 .....	(231)
我的异国同事们 .....	(235)
加州寻梦 .....	(238)
我的英语教师——波尔 .....	(255)
旅途上 .....	(259)
移民泪 .....	(263)
美国女大学生宿舍 .....	(267)
走进俄罗斯 .....	(276)
柏格先生和他的学生们 .....	(301)
在华人牙医家帮佣 .....	(311)

#### 第四章 拔剑四顾心茫然

留学打工,也苦也甜 .....	(327)
她从来就没有穷过 .....	(333)
西苏的力量 .....	(342)
盗贼 .....	(351)
寄自加州的故事 .....	(356)
快乐的野猫·遭遇蒙面客 .....	(360)
他乡搬迁记 .....	(365)
悉尼,孤独的同居者 .....	(368)

东瀛谋生记 .....	(379)
我在伦敦当乞丐 .....	(383)
在美国驾车打官司 .....	(386)
餐馆无故事 .....	(392)
越级上诉 .....	(399)
应聘美国珠宝店 .....	(404)
闯入日本白领阶层的上海人 .....	(408)
中国雇员眼中的日本公司 .....	(420)
折翅美国的科学巨子 .....	(426)
庄主自播 .....	(431)

## 第五章 梦里花落知多少

面对 25 万美元的诱惑.....	(439)
真实的女人与真实的爱情 .....	(444)
周小燕留学法国的悲惨岁月 .....	(451)
新移民的奋斗 .....	(458)

## 第六章 少年红楼青藤路

高高兴兴 .....	(467)
我的女儿“美国制造” .....	(469)
我是一个幸运儿 .....	(472)
中国人西方人和他们的孩子 .....	(477)

# 第一章

风风火火闯世界





## 中国绅士

得知我的伯父在美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在我的小学生的脑瓜里，立时显映出贼眉鼠眼的反派人物形象。母亲叹息着：“也许早死了，也许不知在哪给美国鬼子打杂呢。”

真正见到伯父，是在 1988 年的春天。

他刚从美国一家大公司退休，应邀到中国讲学。他并无我想象中的威严，也无我以为的那样洋化。我搬来一大堆问题放在他的面前，从儿童教育到老年赡养，从青年自立到移民热浪，睁大了眼睛，听他的说法。“这个问题提得好！”伯父总是笑眯眯地肯定着我的求知欲。他说美国，谈中国，声音永远是那样平和。

伯父也有过没有笑容的时候。那时的中国，已是八面来风。经商热，出国热潮起潮落，搅得人人躁动不安。想必伯父也感到了那旋转的涡流。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中国国门大开，当然是好事，但有的人到了美国以为人人都能打工，都能留下移民，是不了解美国的法律。”“不！”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许多人知道去了只是打黑工，他们还是登上了飞机，许多人知道留下是不合法的，他们还是准备永远留在美国。”

伯父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许久，才说：“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地出去？我们当初留学时，并没有想到不回来啊！”

那一年，伯父 73 岁。矮矮的身体，腰板依然笔直，头发一

## 出国感悟

丝毫不乱，在机场海关，他拿出深蓝色的美国护照交验后，头也没回，径直走向那飞往美国的候机室。

10天后，我收到了伯父的来信。他邀请我去美国读书。“我已与一所大学美术系联系好了，只有一件事要你去，”伯父说：“你必须参加托福考试。”

我很惊讶，也很高兴，甚至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虽然我从未想到过去美国。我捧起了宛如天书的托福试题，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考托福的大潮中，我像写决心书一样向伯父大声宣称：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于是，我学得昼夜颠倒。于是，我学得刻骨铭心。半年下来，我的英文水平从零跃到结结巴巴拼写一篇短文的程度。我很自豪地将文章寄到美国，通篇 chinese 长 chinese 短。伯父将我的文章仔细批改后又寄了回来。他说，chinese 含意有贬有褒，最好加上单词 gentleman（绅士）。“中国绅士”？我只听到人们都说“英国绅士”，还没有人专门告诉我应该说“中国绅士”。

几次考试下来，我的考分就像蜗牛在墙上爬。那时，正值出国高峰，考托福的大军里聚集了中国许多优秀和自认为优秀的分子。一进入这个圈子，我才明白别人早已付出七八年以至十几年的努力，像我这样抱着初级课本就来参加考试的真是凤毛麟角。

也许，伯父早就知道学英文的不易，每次报名前，他总是随信附上一张 40 美金支票，他说：“我相信你能成功。”

当我明白了面前是一条怎样漫长险峻的道路时，再也没有了踌躇满志的得意。每一次考试时，想着要排一天一夜的队才能报上名，想着有近千人争夺不多的考试座位，我手中的笔不由自主颤抖。

3 年的时光过去了，我忽然发现，我的黑发中出现了一缕银

丝。

曾门庭若市的托福报名处已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留学热已经过去，人们开始寻找别的机会。我已经学得精疲力尽，我都搞不清楚究竟是为了去美国，还是为了对伯父的承诺而坚守这份固执。

第9次成绩下来了，我闭上眼睛，祈求中国的外国的诸神保佑。当我打开成绩单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从上次分数上又掉下20分！这意味着离录取我的分数线还差40分。40分！我又要付出多少个日日夜夜。

我彻底失望了。我不想再考了。

太累了！太苦了！我跑到银行，拿出手头所有的美金汇往美国托福考试中心，我要求查询。我相信，一定是他们的计算机出了问题。迷茫之中，有人告诉我，计算机的错误率是百万分之一。

无望地等待回音时，我又收到伯父的来信，熟悉的信封，熟悉的笔迹。一撕开，一张绿色支票飘然而落……

当我能流利地阅读拿到手里的任何英文资料时，我也顺利地通过了托福考试。伯父来信说：“祝贺你！”我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几年过去了，美国对中国人留学签证的标准比北京的物价还涨得快。不拿到奖学金休想获得签证。我是学美术的，深知跨越东西方巨大的文化观念的鸿沟决不会像学英文那样简单。

每隔几天就有一封美国来信。伯父给我寄来不少美术书籍。他知道我能读这些书了，但一定还是有些费力。他没有忘记附上一封仔细标明文章重点，解释难懂词汇的信。伯父说他到图书馆查了很多美术资料，他一份份复印了寄给我，上面写满了他读后的理解。他说他是搞理工的，一点也不理解美国那些稀奇

## 出国感悟

古怪的现代艺术。“但是，”他说：“我希望你能来这上学，能学到他们的创新精神，开阔你的艺术视野。”

已经是我办留学的第5个年头了。人们的态度由羡慕到疑惑：你怎么还没走呢？你不知道吗，有人代考托福，只要出钱，多高的分也能得到。我的邻居也没见学什么托福，照样从澳大利亚转道美国了。我的女儿与留学生结婚，3个月就拿到探亲签证。争取奖学金有很多窍门，可以和美国学校商量好……我不停地解释，渐渐地，许多并非恶意的劝告听多了，我沉默了，沉默中，心理终于失去平衡。我谨慎地写下我所知道的可能获取签证的合法、半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没有作任何多余的说明，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我将信投入了邮筒。

久久没有音讯。当我忐忑不安地打开伯父的回信时，第一次，我看到了一个认真的伯父。“我已将信烧毁。我现在是美国公民，我不能做任何欺骗美国法律的事情！”

我的脸红了。

终于，我获得了并不丰厚的奖学金。伯父将经济保证书寄来，他承诺负担我在美留学期间全部学费和生活支出。“我决不做虚假保证人！”伯父这样说。

可是，多少年办出国的经验早已把许多聪明的国人锻炼得像泥鳅一样滑。一纸保证书，不再是千金难换的出国敲门砖。只要投入权力，投入金钱，甚至，仅仅投入一个媚人的微笑，就能换来那永远不会实现仅在法律上具有效力的一纸空文。当我站到美国领事馆前等待签证的队伍中时，忽然觉得一种悲哀，我和伯父是不是太执著，太认真。

看着眼前的几扇大窗户，后面各站着神情冷峻的签证官们。

短短几分钟交谈，即决定了每一个申请者的命运。多少人私下里都对这个遥远富足的国家抱了美丽的幻想，多少人早已

准备拿到一纸签证后一去不返。可是，当站在这里，众目睽睽之下，却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决无移民倾向。一个中国女孩子，急得对玻璃后的大胡子签证官喊道：“我的专业在美国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肯定要回来。”我忽然觉得有些滑稽，难道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知道美国的情况吗？我有点理解这些签证官的冷峻。在这么多持有合法书保证的申请者面前，他们如何去相信每一句中国话的真实性？

美国人的灰眼睛从伯父的保证书挪到奖学金最后停留在我的脸上。我没有说我早就想好的话——我只想到美国学习，我和我的伯父从未想过改变我的国籍。此时此地，这种话是如此地陈旧，如此地轻飘。

5年的努力在两分钟之内就结束了。我不知怎样步履沉重地走过还充满着期盼眼光的队伍。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桌上有一封美国来信。

“家琪侄女，签证顺利吗……”我将脸深深地埋进那厚厚的信中，任泪水在信纸上流过。

我愧对伯父的希望。如果我不是这样平凡，如果我是中国出类拔萃之人，就不会让伯父这样费心。我忽然强烈地想去美国，去见见伯父，去读硕士，读博士……

我终于没能去美国。两年后，在北京，我又看见了伯父。他已经79岁了，头发依旧一丝不乱，只是瘦弱了许多。

十几天一晃就过去了，他没有提一句曾怎样为我办留学，我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他说一声谢谢。在伯父返回美国的那天早晨，我们穿过马路去上汽车。南来北往疾驶而过的汽车让人眼晕。忽然，伯父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不清是我在扶他，还是他在带着我，一同走过这长长的道路。

伯父走了，经过海关，他回过头，对我笑了笑摆摆手。几

## 出国感悟

十年前，当这个小个子清华大学生走出国门，站在那些牛高马大的美国人中间，一定是这样微笑着挺直了腰昂起头。

现在，他老了，背驼了，步履也蹒跚。也许，他不会再回来了。

我想起他写给我的信，厚厚一叠。我的伯父，一个真正的中国 gentleman。

(王家琪)

## 澳洲见闻录

### 宗教现代化了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的一位澳洲朋友问我，有没有兴趣去附近一个名曰：“Abundant life” Family Church（“富裕生活”教堂）做礼拜。说实话，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进过礼拜堂，能有这样一次开眼界的机会，何乐不为呢？于是立即随着他兴致勃勃地前往了。

这个所谓教堂，与传统的高尖顶建筑完全不同，它是一幢相当现代的建筑物，从外观上看根本不像一座教堂，倒有点象个会议厅，前台中央居然还插着一面国旗，却没有看到任何宗教的标记。前台两侧分别坐着一男一女，台下还有一支小乐队，我猜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唱诗班了。前来参加做礼拜的人还真不少，大多是附近的居民，男女老少，不下百十人，个个显得

轻松愉快，尤其是一些七、八岁的孩子们，嘻笑打闹，追逐奔跑，就象在儿童乐园里一样，没有任何人去干涉他们。大人们则互相客气地打着招呼，谈家常。

不一会儿，有一位身穿夜礼服的中年男子走到讲台前，请大家起立。接着，唱诗班里的一位姑娘领着大家唱起了赞美歌。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赞美歌。它全然没有庄重肃穆的旋律，相反却十分近似于我经常听到的摇滚乐。唱到高兴处，台上的姑娘扭起了她的腰肢，台下的小伙子们兴奋得吹口哨、跺脚，有的干脆就地手舞足蹈起来。我简直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地方。可是前台两侧打出的歌词字幕，分明写着赞美上帝赐于人类幸福的诗句，内容与传统的赞美诗并没有什么两样。我想，这必定是宗教也在逐步地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缘故吧。

在大家唱的同时，有一个钱罐在人群中传递，不时地有人往里面放零钱，但也有人这个手接过来，那个手传过去，不作任何表示的。当钱罐传到我手里时，也许是受现场气氛的感染，也是为了给上帝送个“见面礼”，我毫不犹豫地投进了2元硬币，尽管它的代价已经超过国内一场音乐会的票价了。

歌声停止后，那位中年男子请牧师给大家讲道，台上两侧的男女都退了下去。这位牧师的年纪约六十岁左右，一身笔挺的西服，身材微胖，面色红润，花白的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如果走在大街上，很可能把他认作是一位公司经理或股东之类的人物。他的口才和学问都极好，声音清晰洪亮，娓娓动听。说到会心处，人群里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有时还热烈地鼓起掌来。虽然我无法听懂他讲的全部内容，但是大致意思是明白的，他讲道的方法是，背诵一段《圣经》里的话，然后即席发挥出一大篇。用不着担心他会有把《圣经》全部讲完的那一天，就象中国的《论语》一样，几千年都读不完。值得学习的是，这

## 出国感悟

位牧师一点不摆架子，也不板着面孔唬人，而是象谈家常一样，喜怒哀乐，俱形于色，让人觉得是那末自然、亲切，似乎不信他的话有点过意不去似的。

讲道结束以后，大家休息一会儿，于是又唱起了欢快的歌。

最后，牧师为大家向上帝作祈祷。凡愿站在自己座位前的人可以原地不动，如果谁有特别的心愿需要祈祷的话，也可以走到前面去，面对面地排成两行，相互搭着肩，互相祷告。我实在想不出向上帝提个什么特别的要求，也就没有走到前面去，只是暗暗希望自己早点学好英语，能够更多地听懂一些牧师的讲道。

从教堂出来，我的澳洲朋友问我有什么感想，让我怎么说呢？我说出来他也不会理解的。我觉得，它既有点象国内的居民委员会开会、但又不完全相似；它也有点象国内某些单位里的联欢会，但似乎显得更加生动活泼；它还有点象国内的思想教育座谈会，但性质又完全不一样。不去说它象什么吧，反正它是澳洲社会里真实存在着的一种宗教和社会活动，我不敢对这种活动的宗教和社会文化意义妄加评论，但是，我想，我们国内的那些从事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人们，应该是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的。

## 中国留学生的信教问题

我对澳洲的宗教问题发生兴趣，倒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本人曾是一个哲学工作者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在国内时就听说，在澳洲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加入了当地的教会。对此我很纳闷：我决不相信那些上门推销“上帝”的人，或者那种象开联欢会一样的礼拜堂，就能让那末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人信奉宗教。但是，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碰巧，我的两位中国留学生邻居都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于是在一次与他们的闲聊中我便提出这问题来向他们请教。

我问道，“在中国留学生中，象你们这样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真正信奉上帝的基督徒究竟有多少？”他们说，大概有一百多人吧。我计算了一下，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总共有一万多名中国留学生，才一百多人信教，不过百分之一，实在算不上什么大数目。

我又问，“那末时常去教堂走走的留学生又有多少呢？”他们表示很难估计。总的来说，前两年去的人多一些，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刨根究底地问道。他们为难地解释说，前两年留学生刚来，找工作有困难，生活也没有安顿下来，所以就有不少人到教堂去求援。现在大学的处境相对好些了，去教堂的人自然也就减少了。

我明白了。据我所知，西方国家的许多教堂都设有慈善机构，能给某些贫困潦倒的穷人提供一些帮助，包括通过教会的会友们给那些失业者介绍职业，有时还捐赠一些床、桌、椅等旧家具，自然吸引了一些走投无路的中国留学生。换句话说，他们去教堂的目的，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出于信仰，而是带有某种实利的动机，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去教堂并不是去找上帝的，而是去找老板的。

“但是，为什么你们的信念就那么坚定呢？”我知道，他们中的一位是毕业于国内某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另一位则是正在攻读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生，从他们的国内教育背景来看，似乎并没有明显的信教理由，何况他们目前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困难。

对于我这个近乎失礼的提问，他们倒并不见怪，而是相当